

今藝術

[主頁](#)

• TCAC 一場從未停歇的聚會

受訪者 | 鄭美雅、楊俊；採訪整理·攝影 | 林怡秀 今藝術/246期

- 問 可否談談去年「城中藝術街區」計畫結束後，台北當代藝術中心（以下簡稱TCAC）尋找新空間的過程？



TCAC位於安東街的新空間。

鄭 過去兩年在城中的進駐單位的經營、藝術聚落的成果頗受肯定，那裡也成為國際策展人和藝術家來台北會拜訪之處，但兩年實驗後，官方或民間並未再提供讓非營利藝術團體、機構可免費使用的實體空間。過去台北市文化局「藝響空間」釋放在城市裡的閒置空間，藝文團隊只需支付基本稅金與水電費等，但空間條件並不是特別好。最近開始的「老房子文化運動」，這項計畫原先希望以藝術、文化的力量幫助老房子活化，但原本應是政府對國有空間所負的修繕責任，在此竟成為進駐單位的任務，修繕費加上每月租賃費用極高，並非一般非營利藝術機構所能負擔。這個邏輯重點變成在修繕老房子（硬體）而非活化，並非提供藝術、文化非營利機構適當的空間資源減輕其營運壓力，此與私人承租關係無異的方式，鼓勵的是能負擔高昂地租的商業行為，也使藝術團隊缺乏與政府合作的誘因。所以我們在TCAC的經濟條件下，重新考慮尋找適合的空間。目前新空間在兩個捷運站、百貨鬧區包夾的老社區裡，可說是城市中心的邊緣，這個空間與在城中的階段有著相當不同的條件。

楊 無論哪個政府單位常常有一種態度，就是誰在吵就先讓他們安靜，有誰上街就優先考慮那些東西，都是用四年去考慮要做什麼，但並不考慮當代藝術、藝術家、策展人長久需要什麼？我們花了太多時間等政府，一個問題一不小心就是兩、三年，要等到政府給出一個好回答會浪費很多時間。過去三、四年來光是北美館館長就換了三次、文化局長換了兩次、雙展辦也改變了，藝術界短時間內改變很多，這表示當代藝術不再是沒有力氣的東西，這是很多人努力的結果，這樣的改變也表示當代藝術有行動的必要性，TCAC還有很多需要做的事情，所以我們決定比較好的方式是找到一個空間，先去做事情比只是等待更好。

問 對於獨立運作的空間來說，資源籌募仍是很大的挑戰，對於這一點你們如何思考？

楊 對於經費籌募的問題，我們要問的是，到底它是不是一種根本的幫助，讓這些推動國家和城市的空間不要停掉，這不像小孩跟媽媽要錢，而是社會責任中的一環，這是相互的問題，如果政府給出一個閒置空間，不管在哪裡，我們自己都可以生產出許多內容，因為台北有很多很活躍的人。但是我們要問一個城市和藝術家之間相互的解答和反饋又是什麼，政府或藝術家的責任在哪裡？

鄭 這個階段，當代藝術民間的力量應該足以在官方場域中協商爭取一個穩定的資源，由藝術工作者自己營運去支持藝術生產，獨立營運的藝術機構的應該要被穩定化支持，而這個與官方的協商必須是在公共場域中被拿出來透明地論辯、討論。台北市的「老房子文化運動」，最後除了整修的費用由進駐團體支付以外，還要比照建物所在位置的公定價格加收租金，雖然救古蹟的想法並沒有不好，但政府在最後的執行層面卻不斷妥協，導致與原初想法落差很大。這個邏輯等於將所有公共責任放回民間，政府只是房東，也無人討論非營利組織在藝術生產中的重要性，對文創的衡量是賺得越多政府給的越多，獎勵不再是因為內容，而是一種快速投資、回收、加碼的觀念。當現在藝文官方機構幾乎走到死胡同的階段，藝術工作者還有這樣的活力可以去推動藝術生產與國際交流，但他們缺乏穩定資源。對於資源的協商是為了讓政府理解自己的責任，非營利單位的組織工作者將公共性的責任放進他們的義務勞動中，是為了支持藝術生產，爭取對更大社群的論述正當性，台北當代藝術中心的募款計畫裡，藝術家捐作品也都是為了這個目的，而非只為了一個策展人或計畫的完成而已。

問 目前如TCAC這樣的團體，與過去的單位或替代空間的作法已有很大的不同，你們如何定義自己的空間？

楊 很多空間是以自己的成員為主，這意味著還是在特定範圍或社群中進行，雖然我們也有一些成員，但活動並不限制只有成員參加，我們比較像很多線交會的地方，包括TCAC資料庫也會包括其他機構的成員、國際上其他城市機構的檔案、出版品。選擇用「台北當代藝術中心」這好像很官方的名字就已經有一種用意，我們認為在台北的環境裡需要這樣的合作，一個公共性的開放空間，所以這個名稱不代表我們有最大的空間或資源，而是我們應該要在這個城市裡發揮什麼功能，不是一個小團體也不是大空間，而是有更多的meeting，這應該是和其他空間最大的區別。

鄭 TCAC討論藝術生產裡的很多層面，不只是文化政策，台北目前的藝術環境需要這樣的機構，因為官方機構並沒有擔任有效的連結，這不僅是提供展出舞台這麼簡單，而是包括藝術家、策展人、機構之間的有效互動、互相討論、刺激、引發藝術生產的過程。我們未來也會跟城市中、國際上不同的空間、組織、機構有更多合作，互相分享資源，不一定每個計畫都要在TCAC執行，視狀況走出去，彼此連結。過去兩年，TCAC在城中的空間也分享給很多非營利組織甚至文化運動者，我們的資源也是來自大家爭取出來的結果，所以我們也把空間、資源分享給這個社群，現在雖然沒有過去這麼大的空間，但是仍會繼續這樣的概念。我們用可以看到輪替與更換的協會模式，這代表它會超

過一個人或團體的壽命、吸引不同的人進來這項實踐，無論是對機構的想像或更大的國際連結，都會得到不同的經驗累積或對空間的適時調整。當代藝術的變化很快速，這個城市是否能有這樣的協會、基本的立場和態度去銜接是很重要的。

楊 一個空間要常常問自己現在在做什麼？能做什麼？一個美術館空間可能會思考內容要展出什麼作品，但是很少會問自己「需不需要這樣的屋子？」每隔一段時間要問自己是否需要這種展覽空間？一個「展覽」、「討論」過20年後是什麼意思？「當代藝術」中每個字會一直改變，如果空間還是用20世紀的概念，牆壁要打燈、東西可以掛上去，但是我們的作品離可以掛上牆打燈的狀態卻已經很遠。對於空間本身我們問的問題太少，國際上的美術館最多也可能是新館長到任才會重新討論一次。所以我們考慮的是「現在的」台北需要什麼？之前的空間最重要的是一個聚會空間，二樓有很多簡報、討論的機會，而在新的屋子裡是否要繼續？現在很多機構和藝術家也開始對政府有一些建議和態度，所以我們或許現在不一定需要這麼頻繁的聚會，而是開始把內容聚焦。在不同的時間點和每次移動之間，每個空間去問自己的必要性在哪裡，這是一個很有意思也非常重要的想法。

- [BACK](#)
- [TOP](#)

典藏藝術家庭

Copyright © 2006 Artouch.com. All Rights Reserved.